

許鍾斗文集卷三

同安許 獬子遜甫著

秀水周宇春彥和甫校

祭文

祭李松汀文

嗚呼人之生世無所不可知而有所不可知所可
知者朝端有公論閭閻有是非雖匹夫匹婦之愚
而莫之或欺所不可知者一人之喜怒弗夷弗時
而尤不可知者天道之與善人乃有豐有嗇有畀

有遺靳弗盡施曩者先生抗疏青瑣凜然弗避流
竄之辱斧鉞之殃亦惟是爲天下大本計是隱是
圖夫豈無當於皇衷而先生無祿一斥弗庸邇來
主上加意元良遂正東宮諸所缺失漸反故常豈
異人議亦惟是先生疇昔之畫是聽是從並時以
言事去者方且彈冠相慶連袂升朝而先生無祿
乃以疾終愚不知國家之於先生胡爲乎用其言
而棄其人造物之於先生胡爲乎厚與之以名而
薄與之以榮雖然其言行而先王之所造於天下

不輕其名成而造物之所以寵先生者雖不有九
列六事之貴而其榮已過於三旌名者豪傑之所
競而造物之所忌故彼蒼之於先生不惟不盡與
之以高位重祿而且不盡與之以修齡然苟名之
旣成而使海內士屈指而數曰吾鄉之以直諫顯
者肇自李先生則雖不獲盡享其位與其齡而先
生其何媿於九京先生尚饗

祭周復菴

萬曆辛丑仲秋旣望周復菴先生以疾卒於家訃

詩錄三 卷三
聞仲先乃就邸中爲位哭奠如常禮而其同年友許某乃得以清酌之奠拜且哭於先生之靈而告之曰嗚呼自先生以經學節行師吾閩而閩人士無不知有周復菴先生者自仲先以文章雄海內而海內士無不知有周仲先其知先生者則自仲先未第時而已知先生之有後其知仲先者則又因仲先而知仲先之有祖如木有根如水有源然而約而論之皆非真知真知者則謂以仲先之才之養卽不有積累猶顯而以迺祖之生平卓卓所

自豎立卽不有後猶傳蓋仲先少也而孤母子熒熒惟先生是以先生日夕撫摩而教督之俾其母以完節終子以文鳴仲先之視先生在孫猶子在祖猶父孫之身卽祖之身仲先之以功名嚮用於時則乃祖爲不沒也豈非以其後之人乎而愚以爲苟無可知奚必有後苟有可知奚必無後無可知者卽有賢子孫人爲祖父幸之而已有可知者卽子孫而賢人反以其不售於身而售於子若孫爲祖父惜夫使天下之人不以爲幸而以爲惜則

是天下之知先生也尤甚於因仲先以知先生先生其又奚藉於仲先仲尼有言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仲先如有志於善繼與善述則所以益顯厥祖使令有知者當亦必有在矣死如有靈仲先歸以吾言誄先生先生其必不以吾言爲不然尚饗

公誄馮老師

嗚呼先生生以何自逝以何爲其生也竊疑彼蒼之有意而其逝也則莫不怪夫造化者之杳冥顛

倒而不可推胡付畀之獨異溘一去而莫追豈斯文之不幸與生民之無祿抑亦祿位名壽之不可以兼享今此有所盈者彼有所虧然以先生之位晉三旌不爲不榮而人猶以爲未售其志名滿方夏不爲不盛而人猶以爲未竟其施荷天之眷無間終始不爲不遇而生前之石畫與死後之忠謨未行其十一若猶不能盡副乎主知祿秩上卿不爲不厚而屬纊之際蕭然無擔石之貯與椎刀之遺胡天於其所謂盈者尚未厭乎人望而於其所

謂虧者乃使人歎息而齎咨信乃生民之無祿與斯文之不幸先生雖有意於當世亦安能回曦馭於崦嵫嗚呼琅琊海岱之秀自昔所稱爲賢聖豪傑之隩區然羊叔子房文昭有王霸之畧而詞藻未優左丘明東方生禰正平左太冲之詞藻富矣而本來之德性問學抑亦未之或修雖以力行所學如管幼安孫明復之敦篤而守僅止於一壑與一丘孰有如先生之備善全美今用世志姬呂之事業而文章遡洙泗之源流蓋所謂虧者曾能有

幾而所謂盈者已洋洋乎萬世與千秋信得天之既厚更此外以何求知以先生之達襟朗識已視形骸爲委蛻死生爲宵晝方競競以得正而斃爲無憾亦遑恤乎身世之去留某等樗櫟下乘偶辱兼收痛儀刑之既遠欲步趨而無由敬陳楮酌永決明幽進以伸知己之私慟而退則抱世道之隱憂尚饗

誄曾老師

嗚呼人之生世患弗聞道聞道矣患弗遭時先生

於茲可謂兼之人之生世有盛位者不必有令名
有令名者不必有修齡先生於茲實兼有之人之
生世有利有鈍有得有喪當其得時誰能勿喜及
其不得誰能勿悲先生於茲可謂一之人之生世
有同有異有怨有德同我者爲斷金異我者爲矛
戟先生於茲實云忘之嗚呼先生之心風光月霽
先生之量海濶天高先生之言和風甘雨先生之
學繭絲牛毛明明我后先生啟之赫赫皇儲先生
奠之濟濟多士先生擢之多士成才先生育之凡
百狂瀾先生障之大雅云亡先生復之誰爲異端
先生闢之誰爲先正先生翼之先生而存誰不儀
之先生而沒誰能似之爲文以誄涕斯隕之魂而
有靈庶幾享之尚饗

祭陳大行年丈乃祖

嗚呼人莫不願以其身顯而公之所謂顯者不於
其身於其子不於其子於其子之子雖然子父一
也與其顯於厥身孰若安坐而享其子之爲逸與
其顯於厥子亦止於厥子又孰若留未竟以遺其

言金三才集 卷三
子之後人之爲大且遠也父有父而弗克父而子以代之父子有子而弗克子而父以代之子代之父矣而所謂顯揚光大者反有加於其父之爲子代之子矣而所謂長育成就者反有加於其子之爲父是公始能教其子以及其孫終能成其孫以及其子而公之子雖弗壽猶爲壽弗養猶爲養公之身雖弗顯猶爲顯也公又何憾尚饗

祭五十郎

維我祖宗積德流光代有顯人至於今十二世而

多才輩出益昌熾以光大某父子先沾國寵遂有爵命嗣是者彬彬踵起蓋又未艾夙夜追惟我祖宗所以培植積累之功信鉅且厚夫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某父子不敢忘天地生成之恩其敢忘我祖宗之大庇是用陳辭以薦伏祈尚饗

祭家始祖

維我祖考世有文行抱璞弗售俟後之人某父子並沾國恩以有命服技弗效於當年澤竟流於孫子噫嘻祖孫一脉子父一體神而有靈亦何啻於

身親見之尚饗

墓誌

葛母張孺人墓誌銘

錢塘葛水鑑喪祖母如母在京邸爲位晨夕哭奠如在家一日手一編泣謂余曰此吾祖母孺人實錄子其爲我誌之不有祖母不有寅亮兄弟至於今蓋寅亮實有母而弗克子我有父而壯年銳意進取治外事子我不如母亦有嫡母而祖母弗令之子甫五歲歸自母家母子不相見者若而年煢

煢惟祖母是以祖母撫之曲至得所願怡然若不知有母且不知有母而嫡者母以子故憂思疾且死矣祖母以寅亮至與訣曰而母慮吾必能成而子報汝母地下往歲寅亮舉於鄉而祖母病今年徼一第以子有莫逆之雅將求子一言爲祖母壽而祖母亡嗚呼痛哉何忍道雖然壽死與壽生等壽子其勿忘謹按孺人張姓生於錢塘安吉里父鑰母俞氏俱望族有家範孺人少而貞靜寡言笑年十七歸於葛氏之先君子曰東橋公有子曰大

成遊成均受山東高密縣丞卽水鑑父也東橋公性至孝孺人爲事舅姑謹鷄鳴起中饋視二尊人膳卽丙夜舅姑不就寢不休東橋公善治生以四壁起家孺人佐以勤且嗇一切斥華彩手自執女紅治絲枲窮日夜東橋公好施孺人善體其意有所欲與無吝色東橋公有妹適孫者早寡孺人憐其獨居歲時問饋不絕姑病革囑以所遺財物盡畀孫氏女孺人卽如命畀之無有所餘東橋公病孺人割臂羨以進病遂瘳又病又如是者再卒無

有害人以爲積誠所感云丞公始知學孺人課之嚴每北上必躬爲治行臨行撫其背曰勉之而母幸無恙男子固自志幸勿以我爲憂旣而數奇歸則又勞且慰之曰命也將有大吾門者不在汝必汝之子指水鑑曰是兒也必成汝志歲庚辛水鑑以鄉試第一人成進士丞公亦謁選得高密丞公念孺人老迂途歸家省之孺人曰而今官矣而小高密乎哉吾慮汝負丞不慮丞負汝已而疾作遂不起性慈悲歲齋食者三之一卽弗齋食弗兼味

許鍾斗文集卷三全
余在京邸數與水鑑過從自奉亦然問之則曰余
非持釋法持我祖母孺人教也蓋其內教大抵如
是孺人生於某年卒於某年得壽若干子一卽丞
公孫二長卽水鑑次寅賓與水鑑俱側出孺人掬
之如水鑑曾孫某某出曾孫女某適某以某月日
卜葬於某銘曰孰生乃英孰成乃名不有善成孰
知所生成者歸報生者於地下雖百世其有餘榮

許鍾斗文集卷四

同安許 獬子遜甫著
秀水周宇春彥和甫校

書

荅朱中丞

朝廷以閩海重地靳不妄與節鉞者三四載於茲
頃特詔起公田間與所甚惜弗惜所以寵公甚大
所以造我閩亦甚大公宜不得辭閩故羸國也邇
又特甚民不寇自殘帑藏不兵自耗吏承風競爲

貪墨卽不墨不免此明公所親見亦賴明公極力維持始幸無事今者徼天之靈當大壞極弊之後遂有更化傾否之人如明公者改絃而代之理蓋信所以大造我閩我閩安可一日無公世謂名下不足以得人實未始不足以得人晉雖得之殷深源竟得之謝安石蓋東山之志與有意爲名者原別故公之去也民失怙恃國失藩宣比其來也知與不知無不仰公如膏雨倚公如長城此其故可思已不佞閩人而抱民慮旣喜朝廷能用公又知公必能用閩故於使歸之日特勒數語爲公賀其餘縷縷惟祈炤亮不宣

復黃中丞

山東提衡兩都當四方舟車輻輳之衝邇來凋敝特甚易騷以變非公宜莫能爲公處茲土久習知利病有文武壯猷爲吏民所畏愛聖明簡在而畀之節鉞蓋真得人知克有功公其畢力以奉揚天子之新命日者天心降康特舉曠典天下事駸駸可爲礦稅宜不久報罷此正公綢繆善後之時也

否則就中調停以蘇民困俾不至大壞極敝在知
大計者宜有權宜何意筴及儒生不佞於國家無
能爲役惟冀明公卽日功成治定遂登台鼎更樹
鴻駿使執筆札者有以藉手爲吏籍光則不佞幸
甚餘惟炤亮不宣

荅李按君

入我明聲教大開而粵東遂稱重地以明公才名
持斧於茲蓋信聖明簡在權匪輕假此地夙稱肥
衍多寶貨吏茲土者不泉自貪明公攬轡之餘固

宜望風回面惟是稅使橫嚙海內騷動禍連章掖
正賢者所宜用心不佞與有杞人之憂輟僭言及
計非明公莫能調停旋幹以善其後故敢苟肩未
同之戒以效其區區伏惟炤存曷任瞻注

荅王荆老

某之於翁也甫數歲始知學卽已誦其言又數歲
而翁爲天子之宰日贊廟謨施及方內被其澤今
又十餘年而獲與翁之象賢爲同榜兄弟有握手
之歡於翁得稱年家子分其焜燿誦其言矣被其

澤矣又分其焜燿矣夫以某之於翁旣受其大庇如此而未嘗片紙隻字自通左右非固仍習踈懶苟自棄絕蓋以天子之宰嚴重疑非後進之士所敢輕望其下風而又翁之所謂言若澤焜燿及人者乃天下人人所共沾亦非區區所攘爲私德忽辱先賜勞問過自挹損獎借有加焚香莊誦且喜且愧且以翁守道太峻去太蚤恨不得出翁之門下親受其長養培植以成其材雖然斯乃生平之無祿亦豈一人之私恨方今天下事蓋可知廟廊

上安可一日無翁亦安能一日有翁使翁當日而不去所謂愛君必防其漸者當自有方必不至有今日之天下翁而不去以至今日見天下之所爲愁苦無聊者至於如此道不行而言不用亦必不能一日安其身然與其不合而去去而孤主之恩絕民之望以遺其憂於後之人孰若蚤釋重負於朝政清明天下無事之日蕭然物外之爲安且樂耶雖然翁之心其真能安樂乎此否耶謂真能安樂乎此者非知翁心翁之心蓋終以吾君不堯舜

爲耻而以天下有一夫之不得其所爲憂若曰責不在我而釋然遂其安且樂於物之外者竊恐仁人之繫心於天下國家當不如是某愚無似何足知翁蓋誦其言久庶幾有見焉是以敢道其一二不知我翁以爲可教否炎蒸日上萬祈珍攝爲國自愛餘惟台炤不宣

與王辰玉

去年春貽書所知曰此行不喜一第喜識一王辰玉今辰玉去矣去又不果來迴而思之向所謂企

慕十餘年不得見今又未知幾何年而復得叙促膝之歡人生離易合難如此撫今追昔能不累欷去冬有歸志擬便道從虎丘山下走快艇一日夜抵太倉先謁相國老年伯挹其議論丰采以徘徊想像乎古之所謂名公卿賢士大夫者而後退與辰玉遊弇州園搜奇剔怪盡東南之美庶幾少償夙願而今似未能也則所謂離合不常者非獨辰玉卽在吾許子遜亦未能自必雖然此心未已終須一遂謹藏斗酒菰蓴俟我母謂戲言年侄來弟

從西山回不及櫛漱往視之云奉家尊人命不見
客已逝之西山去矣念辰玉不見欲再見一王辰
玉亦不可得嗟嗟辰玉何太絕人外有候老年伯
書一紙乞爲上之餘惟炤亮不宣

與李芳瓊

別後有楚豪購上客百金不佞自計力能得之飛
騎龍福寺中云已促裝去矣人生離合固自有數
人力亦可柰何老丈才固自豪調自古加以沉頓
之餘養當益厚庶幾後發先至者惟以古人神情

肖以今人肌膚色澤使弗謂世眼所駭恠則可矣
非固欲老丈舍所好從人旣名爲時文自宜與時
上下如十翼雖古終不能復追典謨蝌斗變而篆
隸篆隸變而爲鍾王顏柳諸法詩則三百篇有蘇
李五言又有建安有江左有盛唐五七言律排律
時代固然其無足怪橫桴土鼓不可以薦清廟汗
樽杯飲不可以羞王公商彝周鼎不可陳於百戲
之場封建井田肉刑兵車不可治後世之天下試
使古之能文之士如左丘屈原司馬遷相如楊雄

韓退之之徒復生今世未始不可以卽古文爲舉業而卽今之善爲舉業者亦未始不可卽舉業之中而復見左丘屈原司馬遷相如楊雄韓退之諸作者之精神惟得其精神而遺其面目此真能學古人者不古不可以爲今不今不可以爲古老丈高明當自得之其又奚用予言余所論者蓋文體耳拙稿初出頗有時名諸有識者以爲文體復歸大雅此正吾丈得行其志之日也勉哉努力勿負所期餘惟炤亮不一

擬上沈龍江先生

某自少時伏讀公爲宗伯時所爲舉業式頒行天下者則已知當朝有沈龍江先生銳意斯文以世教爲已責旣壯守其轍不敢變遂叨一售官中秘未數月而公膺天子之新命入贊大政爲天下宰某私喜自語賢者固不負其位位宗伯也宗伯主文章風教卽以文章風教爲已責宰臣知天下政獨不以天下政爲已責乎而釋之乎文章雖係世道汗隆於天下之利病安危要不甚急若大政一

失則所關於天下甚大所關於公之出處亦甚大自古大臣以禮進退始終其節不汙者世多有之其去而復起而能厭人望者鮮矣其復起爲天子之宰而能厭人望使無憾者則又鮮蓋非獨任大責重者之未易爲力也亦以望方新則難塞一不如意而苛論我者倍常時始爰立之命下人曰上以人望用公有曰非也利其衰且弱不爭事可以惟吾所欲爲又有非之曰否果若此曷若無之之爲愈也閣位闕不脩者久矣果若此曷爲獨昇公

蓋以公忠勤可屬又久居田間習知天下人情所苦樂行且視公所引當否爲舉罷及公之辭也人謂公必不來夫公嘗謂上卿致政功立名成年七十餘老矣復何求而來有應之曰然公功立名成又老矣復何求而來倘其來必不苟又有曰然來而苟不如不來有謂今天下有一事乃舉世所共毒而上心所甚甘曩欲罷而不忍罷也公雖爭必不聽來何益有謂上久虛大位待公必有以異公且旣嘗欲罷之矣公爭之或聽其可以來嗟乎聽

與不聽於公何所重輕獨所謂爭不爭與爭之力
不力則天下之所爲覘公而高下其議者盡在於
是昔里革罍正也而斷魯公之罍屠蒯膳夫也而
徹晉侯之膳張釋之公車令也追止太子梁王之
車且劾治其大不敬狀至使人主爲屈已謝過而
後得釋到鄆門尉也死拒車駕毋得夜入所轄門
至移從他門乃得入此皆卑官小吏能舉其職卒
光史籍令名無窮矧上此什百者乎故職苟舉矣
雖以罍正膳夫公車令門尉之官卑寵薄而猶爲
道行職苟不舉雖貴爲公相而猶爲道不行也苟
足以行其道雖以罍正膳夫公車令門尉之官卑
寵薄而人猶願爲之苟不足以行其道雖貴爲公
相而人猶耻之而不爲若曰吾自有潛移默奪之
術無事乎悻悻決去就若小丈夫者之見則非庸
愚所能知也某淺陋無知識惟習聞孔子所謂大
臣以道事君之義謹拭目觀公之所爲惟公審所
處幸甚

與王漂水

日者行色匆匆出都門方欲修一酌言別則已弗
及恨之恨之漂水大邑盤根者多簿書案牘之積
如山非我丈才名宜莫能治古人所稱寄命不小
百里我丈樹駿垂鴻於今伊始異日宰天下亦如
斯已不佞弟去書生還得一書生既做不得古人
文章又做不得今人事業悠悠歲月茫如捕風反
不若分符郡國遙借天子之寵臨猶足有所豎立
易言多譽乃利在遠勉哉我丈毋負所期舍親典
史王數言

曾已面囑諒無容贅餘情縷縷

惟炤亮不宣

與李斗初

不佞自髫髻時熟讀十八子制義已知足下之名
久惟是蠖伏海陬與通都大邑隔絕無絲荆識爲
慰忽奉手教重以大貺且喜且愧少暇讀溥闕之
約則又私喜足下留心世故大爲有用之學非復
經生倖取一時緣飾章句爲華彩者比稅使出海
內騷動江以西尚然安堵蓋足下之功多也此後
位益崇造福益大不佞辱在詞林將採摭其尤表

詩鑑三 卷四
表者藉手爲史籍光且示吾閩有人足下勉旃自
愛餘惟炤亮不宣

與劉公子

甲午歲辱知老師翁老師翁忘其愚且陋卽以第
一人相待於時卽未敢謂必然然心識之弗敢忘
今春徼一當未暇以得當爲喜而先以知己者不
及見爲恨蓋海內知己雖多然師翁識我於根莖
師翁已矣其功德在我聞聲名在宇內尚自耿耿
不沒從古所稱有盛德大業而不克享者當有後

且益大其在我諸昆諸昆幸努力照前之光明不
佞弟屬在通家不勝翹跂厚貺謹領外具墨卷一
部拙稿六冊惟檢入老師祖安否何似統此候問
不悉

復劉太公

去歲荅令長孫世兄書未嘗敢以一札輕瀆長者
念七十老人息機日久感今追昔徒增累歎不意
乃辱長者先存之言則不肖爲得大踈懶之罪於
門下雖然長者卽不言不肖則豈敢忘令孫功名

事倘可自効豈敢有愛也自惟素寡合在貴處用
事者相識尤少獨有敝同年林君爲無錫差可與
語來書一封可自送去當有以相成也老師遺德
在閩閩人士嘔吟思慕不絕至今爲其後之人者
勿慮不顯餘惟珍攝以膺後祉令孫統此致意不
悉

與李見羅

一離門牆遂覺蓬心區區修証之念旣爲習氣所
累又爲伎倆所奪忽奉瑤函寵以教語茫若亡子

之見所親驚喜之餘愧汗不少某自佩服大教於
茲有年矣粗知自好不敢泯泯間嘗以語於人曰
取天下第一等名位不若幹天下第一等事業幹
天下第一等事業不若做天下第一等人品然言
則如是實或未然而求之未能真見夫簞瓢陋
巷所以可樂窮通順逆得喪寵辱所以可一聖賢
所以必可爲每一開卷而閱古人便如腰纏十萬
而入百貨之場語任俠則慕戰國四公子語悲歌
慷慨則慕燕趙諸少年語權謀則慕管樂語綜核

則慕申韓於莊周列禦寇東方朔之徒則喜其宏
放無碍於東漢獨行諸賢則喜其苦節江左則喜
其流麗司馬穰苴韓白之流則喜其善用兵戰必
勝攻必取左馬屈賈韓柳歐蘇諸作者則喜其善
紀事與屬詞出入衝突常爲心患眩亂反覆莫知
所歸旣而揆之於道以爲無益則又欲槩括是數
者而折衷於仁義中正之域以庶幾於孔子所謂
兼智廉勇藝之全而文之以禮樂者旣而復自笑
曰學問固自有源亦自有真世有神仙之徒能點

鐵成金終不若以金作金久乃無弊吾而習心盡
忘烏用取徑於此苟其未忘則雖尺尺寸寸周規
而折矩禹行而舜趨亦止可名爲智人廉人勇人
藝人不可名爲禮樂所謂真能節禮樂致中和者
乃不當如是然而牽於所嗜亦未能決然舍去如
勞苦倦極者之求休息病者之求瘳嗟夫俯仰百
年爲日有幾鷄鳴而駕日出而馳日之將中而尚
徘徊參差臨岐路以於邑迨其日暮不知將安所
稅駕也方今世道亦大可知其在老師進而商鼎

鉉之業固不如退而明道淑人以俟後之君子卽
某輩欲蹙蹙有所豎立亦不如反而求之身心性
命庶幾不負此生奈何館事方殷未得遽去累欲
具疏請告又爲主者所阻未便如志甲辰歲徑拂
衣歸矣此時葛巾長嘯而來復逡巡法堂前北面
稱弟子吾師尚曰此子可教否餘惟炤亮不宣

與陳公子

去秋計偕擬欲道南城祇謁老師翁領教言與有
所益會不便徑去至淮乃聞訃音駭且慟若有所

失抵京邸聞楊年丈自南城來亟往問喪狀又聞
身後囊橐蕭然僅能還櫬故里若而孤煢煢幾不
能具飣粥爲朝夕計傷哉貧也益慟不自勝雖然
竊喜我老師之遺我諸昆不貲也語云庶吏不可
爲而可爲如天不泯仁者後當有繼且益大諸昆
幸勉哉毋怠不佞弟辱在通家當翹跂以觀厥成
內有不腆之奠惟此入是荷

與鄭師尊

臨江命下華君則飛書促不肖亟以老師爲言不

肖見臨江方欲有所陳請渠卽云傳華二君先之也
也因歎老師平生樹人今食其報卽言不言無能
爲重輕然老師之能知人能得士與傳華二君之
不肯本具見於斯矣乃不肖則又謂以老師今日
刻苦所自豎立自足最上考受知當道安用先容
先容者士伸於知己自當爲知己效耳京中風塵
惱人懷抱日惡屢欲具疏請告庶幾道貴治再瞻
光範領教言爲慰柰館事方殷今茲未便悠悠此
心長托夢魂朔風日嚴願言珍攝餘惟炤亮不宣

又

賈里施君謁詮復得敝邑師不肖見施君則盛道
老師意氣慧眼不讓渠尊人龍江先生欲令立碑
學中示後之人有永渠當時已領諾想不虛矣老
師方策闕垂休爲時嚮用其亦何藉於此惟是受
知左右者當自不忘雖然爲文學則傳儒林試政
則傳循吏具是不負平生矣區區一第重輕亦安
足計貴省吳按君將出都門不肖勤以老師見屬
渠以乃孫及門故與不肖深相結納諒亦無不用

情也前有一札附臨江府陳君奉候未審曾已達否辱厚貺遠來謹對使人拜受餘容嗣布不一

別李九我

于鄉大老中遭遇台下最後而台下之屬望不肖最深昔人所稱知己道義意氣爲上文章次之昔人所稱爲有功世教每以教育天下英才誘掖造就使不失其性爲急務而汲引又次之某何幸而得此於左右某嘗誦翁之文慕翁之名今又見翁之用心卽甚不敏豈敢苟自豎立以負台下惓惓

屬望之意以羞吾黨之士役還謹此布懇餘惟台炤不宣

與陳臨江

行色匆匆弗敢屢瀆閣人然大意不過如前邂逅所稱硤江惡地乙榜望輕日夕惴惴惟獲戾上下是懼勉加扶樹使以最聞秋毫皆明公之賜也夫傳華二君受知在不佞後而言乃在先不佞愧之惟明公垂念使不佞有以藉手爲知己者効卽不佞幸甚此老居家則孝友處鄉鄉人稱其廉直在

敝邑爲諸生師槩不納脩脯資貧士業將獎進士類所識拔皆知名士此不佞素所稔知今在硤江未知作何狀然當不至變前所守失其常心以辱明公之舉餘惟炤亮不宣

荅吳按君

曩方持斧出都門甚嚴不敢請間旣而自恨以小嫌廢公誼終愧古人夫忘人之德掩人之能以成己之高而使膺簡命舉刺人才急欲得人同升如明公者終有不能盡知之嘆蓋非古人所爲故敢

因鴻便遂陳左右硤江知縣鄭燿乃某之師曩作敝邑教蕪不取貧士一金所識拔皆知名士如某則尤所憫念其貧時分篋中金而佐之學者而某時尚微爲齊民未得與庠士齒則尤難燿閩縣人爲八閩都會某後以鄉會試往來其家又知其於孝友最著今世爲人如此者有幾明公與某相知無間不復疑其他其必知燿也無疑矣夫以燿之爲人固自可知而區區猶以爲言蓋亦示天下有知已之感云爾令孫岳自是遠器不知後來亦知

有許先生否大抵為師者必實有可稱道之賢無可忘之誼而後可以薄德責其弟子稅使縱橫日甚江以西惟明公自賴明公勉之餘惟炤亮不宣

與江雲陽老師

邇欲修尺一奉候則聞已衰經北歸是用悵然太師母以眉壽享令終生前寵命死後旌褒於人心固亦無憾顧柰彼一方民何方今礦稅滿天下重足側目彼方民怙恃仁人若父母顧一朝而棄之其何以生老師去吾閩三載迄今尚謳思不絕想

今日江以西民情視閩當什百不啻也敝同年張君初離鉛槧遂宰大邑命下之日徬徨向不肖問策不肖對以無他惟法彼中鄉先生所以惠我溫陵七邑者往惠彼中士民則彼中士民幸甚若夫隨時相機度務使不詭於人情土俗以無獲戾於上下則理人者當自面受筴於左右其非經生所能逆知外有不腆之奠惟檢入老師母安否何似令婿方君統此致意餘惟炤亮不宣

復洪父母

曩日辱在甄陶今茲徼一當仗庇爲多屢欲修尺
一奉候爲甚忙所奪忽接遠翰重以大貺驚喜且
愧至語及家大人冠服事則更東南向頓首稱謝
不肖三十年攻苦食淡所營何事施及所生勝於
當身受之矣惟恩臺政績流聞英聲四達不日磨
璽書爲天子股肱耳目之臣竊恐敝邑之父老子
弟不獲終有我公而家大人亦不能終托二天之
庇以惠徼於下執事耳令弟經寰年丈屬在通家
情義更倍其不得時時過從爲促膝歡則不肖踈

懶成癖亦猶昔日之事恩臺也山林如是在朝亦
然嗟嗟許生畢竟無賴外具程墨數冊希叱入餘
惟炤亮不宣

荅劉凌蒼

我丈以古誼古文詞創起我邑中某從海陬私淑
一二且以爲今人且以爲古人忽奉大教慙懃滿
紙啟函讀之不意古人乃復面命我於今欣慰之
餘更切注想粵西去天萬里民無覆盆繫誰之賜
我丈樹德於今伊始嗣登台鼎更流鴻駿海內士

屈指吾聞又不意今人能幹古人事業不佞某辱在梓里其與有榮施使還聊布腹心并致謝悃餘惟炤亮不宣

復池明州

素未荆識遽辱教誨至稱引聖門相與告誡之旨懇懇款款欲其兼收智庶勇藝之全終之以禮樂此爲真知我者如所稱文字之知蓋尤其小知我乃當如是走雖不敏敢不勉進成人之列苟蹈溫飽之戒以忝明公之誼今夫執不相識之人而卒

投以夜光之璧無不按劍相盼者其所投之人非也苟遇其人雖卒投何害走雖未敢遽謂其人固竊有志此心勿忘尚願請益伏惟始終修我使卒有立使天下稱明公爲不失人且不失言則其言與其人俱於當世有榮施餘惟炤亮不一

荅張及我

不數月辱遠翰相聞問者三四重之以大貺知兄每飯未嘗忘弟也乃弟則亦每飯未嘗忘兄如兄矧兄以千里逸足碌碌槽櫪中尤令人有憐才之

嘆不佞弟則豈敢忘鉅鹿之戰項羽以九江布嘗
秦軍俟其渡河戰少利然後沉船破釜示士卒無
還意今弟已幸不爲壓澤此亦我兄沉船破釜時
也甲辰歲敬當掃室以待前驅外具領緝一端香
墜二枚惟檢入不一

荅蔡元履

杪冬辱手書甚忙且病未及裁荅嗣後伏枕者彌
月每以足下言當藥石則霍然自起念與足下促
膝不數數乃遂能攻所不足於我此真古誼殊非

今世貌交可比南中僻靜有山水之致足下夷猶
其中興自不淺竊怪今人書箋學晉魏詩學唐文
學兩漢近則北地濟南江左不患面目不肖只患
模擬太工愈工愈拙湏於此外陶鑄百氏獨出匠
心方能爲古人方能不爲古人所牢籠北地濟南
江左能爲漢唐晉魏未能不爲漢唐晉魏此其所
以終爲北地濟南與江左也足下才氣足可自雄
故敢效其區區倘有鴻便勿吝嗣音餘惟炤亮不
宣

與外祖

昔爲小兒戲公膝下語及作官則鼓掌而喜今已
微幸得一官矣然纔入世途便受羈縲每日控馬
貴門休沐不暇憂讒畏譏展轉纏糾反不若爲兒
戲膝下之樂也昔時貧苦不能自食公云勉之勿
憂不富貴今已遊乎富貴之途而貧尤甚人生安
所不適亦安所能適玉堂美官人所同羨今已官
玉堂稱美官矣而反不若一州一縣之得以行其
志不肖以貧起家親戚多貧令得一州一縣而爲

之猶當令窮乏者待而舉火而今已似難公老矣
婆又善病母未老亦善病向猶面得便道歸故里
具冠服拜舞堂下奉觴上壽爲二老人及母氏歡
而今已又難公素有遠志欲爲萬里遊遊萬里遠
矣倘健善飯能保無恙則可否則非不肖孫所敢
請也然私心眷戀我公則與爲小兒膝下時無異
昨得鄭師書云三舅已於春季促裝去矣陝江故
非善地似難久居然不知去此更出何策四姨故
苦貧今又年荒前所謂待而舉火者不知將何所

出餘惟炤亮不悉

與伯

接家信見兩弟書知子榮弟已受室稱成人家中
雍睦有加甚喜堯弟即婚稍遲不害要當擇禮義
之門而委禽焉乃稱吾家婦為吾家造福不淺吾
祖宗書香積累數世至於今始發發亦當數世未
艾保而持之使有永在人諸伯叔兄弟貧困久素
所悼念伯又老矣非敢盡望為不肖食貧束手待
殍如昔日但造化忌盈亦忌驟凡事俱當以漸如

古人所稱善居室者利以漸收家以漸殖饒人取
豐我獨取嗇非特遠怨全名亦是留不盡之福以
遺子孫祖喪暴露幾四十年此豈可緩緩之不過
欲待風水正恐風水不足甚憑耳且葬事亦不必
甚厚當此末世倘遇兵火悔之何及反不若苟成
事之猶足以塞責也朔風日嚴願加珍攝餘不盡
與肖浦叔祖

八十老人萬里貽書啟函讀之驚喜之餘更覺悽
愴惟不肖困而得發叔祖亦破而得全自非造物

欲亢吾宗不有今日今幸無事宜益加珍攝以享
後福楚王失弓不病無弓塞翁失馬豈願有馬餘
情耿耿不悉

與陳惠疇

夙蒙知愛今茲仗庇爲多忝來接華翰洋洋數百
言過沐旌褒更自貶損此自足下盛德若虛甚非
所以待故人也平生相視莫逆能復有幾何至此
作邊幅相待讀之使人愧汗盈頰卽欲裁一札奉
復亦難爲辭昔人有言投我以木瓜者報之以瓊

瑤乃今瓊瑤之投更當如何爲報耶吾儕一繫青
衿如驂騮之就輕熟稍稍着鞭便足一日千里足
下雖處華腴謙抑若寒士更願刻苦亦復如是則
善矣弟越在萬里不勝瞻注勉哉自奮勿負所期
餘惟炤亮不一

答洪父母

命世大賢久棲百里不佞深以敝邑之父老子弟
得久留賢父母爲喜而爲朝端憂乏材今者銓路
一清中外庶無薪積徵黃之詔不日出國門不佞

則又豫喜朝端之有人而以敝邑之不得久留賢
父母爲憂寒族人多得無獲戾於三尺蓋仁侯有
道之化抑亦曲庇多已敢不銘謝餘惟炤亮不宣

與徐老師

去春微一當未暇以得當爲喜而先以不負老師
知人之明爲幸蓋海內知己雖多然老師識我於
未遇且拔我於必不遇方家居時聞有三年之戚
卽欲走一札奉慰且致不腆之奠道遠未能也揭
榜後詢之來人又云台駕且至是以遲疑未果然

未嘗不日夜側耳鑿聲而望前驅之至止也近見
金公祖乃云老師就道當在明歲之春私心悔且
懼以爲緣踈得慢當得棄絕之罪於左右雖然知
我愛我者固諒其無他方今國事已幾不救老師
恐亦高枕不得不如蚤來猶有良圖至如不肖以
區區章句而縻大官之俸不知知己者亦有以發
其聾聵否秋風漸涼千祈珍攝爲國自愛不一

荅張年丈

曩接桐城阮節推盛道其鄰父母之新政以爲難

得近得汪老師書又以其鄉之父老子弟得有良
父母爲厚幸吾儕初在事卽有此等作用將來殆
未可量辱在知愛喜可知也同年王廻溪謁詮得
我邑首問邑中人才弟首以及我爲言吾丈便中
可再噓之布衣之交昔人所重此兄得蚤得儁吾
丈擔頭自是輕得幾分前者欲言吾丈於席別駕
數造謁弗獲一面以爲無甚得力乃止渠乃未免
俗態頓以帕儀相餽雖不能却心甚愧之相見可
爲弟致謝若丈之厚貺及弟則又蛇足矣庶吏也

安得有此得無虛其腹而實我乎哉想伯夷之所
樹故自可食耳朔風漸厲萬祈珍攝餘惟台照不
宣

荅呂龍溪

詢知來人知兄才鋒初試政聲奕奕亟往語耒老
師以爲吾門有人甚幸退而思之命世真才如兄
乃爲適用碌碌俛仰隨人徒費大官累百許子遜
輩無益也喜溢常况愧亦如之後面之期意在觀
歲然邊海重地兄宜不得來弟則無不可歸歸時

從一奚奴肩輿直抵虎渡橋與兄把盞臨流交臂
譚心眺望山川睥睨今古一洗簿書案牘之塵超
然世情物態之外不亦大愉快乎敝友陳士參於
弟有解推之恩誼不可忘旣蒙曲造更願終始倘
有成勞勝於身當之矣辱厚贖未能報謝惟台炤
不宣

復陳中丞

今之滇中非昔之滇中也徵求無時如鼓駭馬加
以豺狼當道禍同殃魚非持大體爲調停烏能幸

以無事由此言之明公非止宜滇中而滇中則非
明公不治自古與權璫共事而卒能潛機以濟者
遠則郭汾陽韓忠獻近則王新建楊文襄心苦謗
多理不盡無言念古昔足用自慰莊子有言虎之
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其殺者逆也欲爲逆
寧欲爲殺耶正直所以遇君子艱貞所以防小人
心迹之判久矣雖有游言公論自在信而行之願
勿爲意不佞末學偶徼一當謬承褒獎愧何敢當
惟是中間期許雖過不敢不勗從來諸薦紳及鄉

中長老相規勸未有及此者乃明公儼然辱而命之敢不拜賜方今以天下第一等人做天下第一等事非明公而誰惟明公勿以一時之心迹爲可虞而以終能安國家定元元爲實驗則不佞幸甚辱厚貺未能報謝餘惟台炤不宣

荅楊年丈

一沙石壁後先出都門親知寥落言念老丈古誼雅情令人注想有加辛丑之役不佞弟晉不盡以待後來其在老丈勉旃勉旃陳老師後事極不敢

忘顧彼間相知者少卽努力不過如此要以吾儕報効知己必先死者而後生者此不佞弟夙所自盟時未可耳弟素不善擬題又寡合卽他人無從得之承雅惠謝謝餘惟台炤不宣

與程太守

從中朝士大夫竊聞明府風猷標格甚盛以爲宜在左右侍從之列庶幾有所補益及是命下喟然悼屈以爲才大而小用之不宜雖然以溫陵而得明府則溫陵之七邑徼天矣詢之來人俱云明府

善吏治老吏不能欺近得家弟輩書又云善校士所校不失尺寸泉士夙稱多材口亦難調每一榜下輒譁不厭至是皆服毋敢譁者越人以禁方游列國所至分庭其入秦則爲小兒醫要以功見效至者爲賢安論大小哉不佞則不徒喜溫陵之能得明府且喜明府之能用溫陵小其心而大有所造也宋以兩府大臣居方州居常失望鞅鞅放蕩琴書山水自娛樂其能精勤不耻吏事者范文正韓忠獻數人耳然名聲卒用此起遂不久償所負

由此言之溫陵竟亦寧負明府明府勉矣邑父母王君同年友也曩共觀政習知其才茲在宇下果稱任使否渠自以年少不經事大懼血指不佞則謂君第往矣大君子在上受成筴而展布之當有成勞勿憂安溪之高亦年友也夙有才望守亦卓然當自受知左右不佞其無容言矣所處冷局空緘無侑知在炤原

復李芳瓊

別後親知益稀接手教恍如面譚喜可知也吾輩

方爲舉業時恨不得一操瓢古作者之壇今日臨
局方覺不易須於十年中盡讀古人書而以十年
工夫陶揉之將來所就庶可自成一家而今全未
也要以學古而未至猶愈於爲今而有餘則疇昔
之語命之矣小女姻事家人已有所主是以難
於報命年來多病獨自擁衾他事未遑也來翰云
云老丈蓋聞之誤然此情想亦不斷耳泉中古硯
京師視爲重寶明年計偕可尋致絕美者一二枚
餘惟炤亮幸甚

荅王清宛

朝廷知丈治行不旬歲再試大邑清遠去帝都尤
邇名跡日夕公卿耳目中少有善狀毋慮不達矧
行能卓異如丈者能復有幾我丈勉旃清宛之不
能久棲大賢猶無極也辱大貺謹對使拜受賤名
得附大製假以不朽何幸如之餘惟炤亮不宣

與林京山

別後苦寒非肩輿擁火不能出戶外知途中淒楚
更倍也春闈矣想已抵任與掾吏百姓等相見得

毋謂此故浙中神君夙稱行能異等不可欺否暮
月雖近是亦爲政願使所在見德勿爲因循苟且
之治以抵塞一時則雖宰天下猶可何有於京山
永嘉吏近以一事見托不佞素迂踈不能向權貴
人作軟語因謝置之然於心終不能不介介以爲
是門下之所屬也然門下當自有以知我矣周年
丈回特附數行奉候餘惟台炤不宣

荅鄭拙我

辱大教兼之厚貺知老師之惓惓不肖雖今猶昔

也不肖則豈敢忘邑士子爲老師立碑其文以屬
不肖自知不文不足以發揚盛美然以疇昔之誼
固不得辭今其草具在以媢母而譽西施識者得
無掩口乎汪老師處奠儀前附張懷寧致之有報
命矣吳按君書則附報代之役餘惟珍攝以膺厚
祉不備

荅王辰玉

讀來翰心惘然不勝離索之感然此自是人間至
樂雖重念兄抑亦羨兄且愧兄也弟無似仕則不

能隱又不得中間委瑣蓋未易道亦不敢爲兄道也昔夫子獨以出處語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夫既或用之矣雖欲勿行惡能勿行既或舍之矣雖欲勿藏惡能勿藏必有所挾以善其行且藏者是爲難耳故曰惟我與爾有是夫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古之人惟孟子識得此意故夫真能隱者乃真能仕者也而真能仕者亦未嘗不可以隱弟今日偶廁仕路而適遭乎隱之時雖懷欲隱之志而

未得乎所以隱之具非吾兄其誰望焉異日抵兄園中當爲問兄隱以何道出以何時曰辰玉不出我何必仕辰玉出我又何必仕餘惟台炤不備

與王司理年丈

都下分袂者三載於茲矣而未嘗一札自通左右蓋緣懶得踈習慣已久亦知台丈大度不以煩細繩我也不佞蹙蹙風塵日無寧晷遙望鄉關時增愁况惟每接南來人從容詢台狀治狀則大喜以爲辱在宇下仗庇爲多言者皆曰呂龍溪尹扶風

之治辨王司理黃穎川之寬和群喙同然倘不爲
譽然愚獨以爲國家設官分職大小相制能否相
伺所患者非體統之不嚴法網之不密特慮東濕
大甚令人救過不贍雖有才者無所展布四體則
其害治甚大由此觀之龍溪君之得以治辨聞其
徼福假靈於當路之大度君子者蓋亦不少夫理
天下者理一郡者也持是以往孟子所謂好善優
於天下者矣方今賢路漸開朝端方懸股肱耳目
之寄以待台丈台丈其厚自勉以需大用屢接家
報知家父及舍弟輩沐恩殊深此自台丈高誼非
所敢望也然私心則豈敢忘散館後歸期不遠尚
容面謝餘惟台炤不宣

荅孫黃縣

讀來翰拜命之辱惟文宏抱初試卽能使所在見
德處爲醇儒出爲循吏異日殆未可量也預賀預
賀百里雖小是亦爲政昔人所稱寄命蓋不過此
善爲農者無磽地善爲治者豈易民乎勉而卒之
以觀其成當事者必有以相待勿憂方今朝端需

詩鑑三 卷四
材甚急如丈夫方爲有用之學弟輩碌碌不足道也
使還附謝餘惟台炤不宣

荅楊罔卿

向於長安中未及奉芝宇而辱先存之以言其寵
大已顧自惟謏陋何德以當之南都根本重地馬
政蓋尤所急得明公爲之提衡足無可慮異日者
功績茂著簡在帝心股肱耳目之地且引以自近
伯益作虞終乃相禹司空后稷之烈未能或之先
也明公勉旃使還聊布鄙私惟台炤不備

荅許明府

粵西去此中萬餘里而能使政聲赫然公卿齒牙
間非明公威懷有術宜不及此不佞辱在梓里與
有榮施多已自惟謏劣不敢遽修尺素候興居顧
先辱長者儼然存之且重之以大貺其何德之敢
承感之實愧之也方今獨斷自上廷臣唯唯受成
筴惟分符專制一方者庶幾得行其志明公勉旃
勿謂時之不易使還附謝餘惟台炤不宣

又

曩於令外甥擎霄君處卽已盛聞門下高誼日者
家大人過貴治則又蒙款渥且言念宗盟之雅倦
倦有加中心藏之未之敢忘惟是御李未能未敢
苟自依附屢欲修尺一奉候囁嚅而止不意問詢
先及兼以大貺情溢格外愧何敢當獨念長者之
賜所不敢辭則敬對使人拜受倘面晤有緣尚當
布其區區書不盡言惟祈炤亮不宣

與林京山

周年丈去附尺一奉候想達矣近遭馮老師之喪

忽忽如忘諸事百不及一茲因陳章閣之行瞿然
念門下拮据風塵援筆欲寄數語乃臨楮又無可
言徒增離別之感而已此中人盤根如山信未易
治前人以不了事遺門下憂門下非深心安能善
其後要之彼我俱有公論苟真爲三尺之所必問
亦遑恤一家之是非李斗野在京邸數向不佞論
時義甚勤蓋以課兒故不佞則爲言門下此道甚
精累百許子遜不及也渠因托不佞先容一語於
門下渠長者議論常依先正言如其心倘其來請

幸勿以忠告爲諱餘惟台炤不宣

荅盛太史

不佞某謬徼天幸從諸君子後時奉芝宇拾珠玉於咳唾之末足稱遭逢使車西馳日月以與忽接貴翰捧讀乃知門下尚爾高枕也然私心不勝瞻注遙望藍關雙鳧庶幾倏然從空而下方今朝廟山林人各爲政論思啓沃之地安可一日無門下輩從容後先秦中風景雖佳恐未宜久卧也惟門下圖之餘祈台炤不備

荅駱督學

向未奉尺素先賜問訊拜命之辱粵西僻在一隅文物奚似上國門下以命世大儒振鐸於茲比及三載風移俗易一變至道於是乎存曩誦門下制義固已識其言今於彼都人士復識門下作用異日樹駿垂鴻未可量也門下勉旃不佞辱在梓里其與有榮施使還附謝餘惟台炤不宣

荅李按君

再奉大教拜命之辱惟門下以宏才雅望屢按大

潘攬轡之餘吏治民風自宜蒸然有變長安雖去蜀中數千里不佞固願樂觀其成今夫得空群之足者或試之一日千里或試之峻坂之蟻封而終則収之天閑以備鳴鑾清節之用苟非其會固不輕出今日門下之能見矣朝端自當有以収門下門下厚自勉以需大用使還聊布腹心惟台炤不備

與蔡元履

辱大教方再請益詢之來人則聞足下乃重疊在

衰經中知足下至性哀號思慕良苦其少自愛始足下去時二尊人尚健無恙耳不虞及此其得及此以終大事無憾不可謂非天也顧於以慰孝子之心則得已謂所生何旣弗昌於厥身又弗享以厥子天道之報施何如哉然畢竟不沒以是矣曩於王父母之行盛道令先公孝友敦篤長者宜以殊禮禮之且可以風今卽無及已顧尚有可爲者諒不宜遂已內有不腆之奠少布鄙私惟叱入餘所炤亮不宣

荅吳按君

睽違經載未及再通問訊知門下大度不以踈節
罪我也吳干之劍雖陸斷水剗終是尚方近御中
物門下今其時矣顛望顛望不佞迂朽無似近遭
馮老師之喪數月忽忽如忘曩時識我於根荄者
有武進之劉其在鄉場則有餘姚之陳俱後先凋
謝不意臨胸公復疆年長往自念性既寡諧賦緣
又薄慨然以寸豎未能不獲少酬知己報國士之
遇爲恨陝江得藉鼎力不負鄙私分毫皆門下之

德也感何可言令孫學識殊長決科何疑中間不
無彈射論文耳辱厚貺敬謝餘惟台炤不宣

荅劉老師

辛丑歲匆匆從稠衆中列名族候嗣後向無顛書
私心蓋日夕望前驅之至止也日月如流忽以兩
週自恨緣懶成慢當得棄絕之罪於左右邇者手
翰有辱慰藉有加乃知仁人大度自不以形迹見
罪然而不肖捫心自訟則愧歎多已方今元良日
就海內欣欣有太平之想論思獻納之地安可一

日無老師輩從容後先南中風景雖佳恐未便久
卧也至如不肖賦性狂踈涉世日淺孤立畏途屢
虞瓦毀又安可無有道君子素負先知先覺之望
與知己之雅者一起其沉痾敬因鴻便畧布腹心
餘惟台慈炤亮無任瞻戀

荅施學博

別來向未通尺素忽承遠翰聞問重之以大貺愧
我良多里中士得沐大雅之型明春復揭旗鼓而
先之應者宜衆語云善作不必善成先生之大有

造於吾黨則前人之美爲益彰已不佞區區俚鄙
之言曾足爲鄭先生重乎哉相去各天願言努力
外具香絹二事乞叱入餘惟台炤不備

與高年丈

別台丈者幾何時矣每聞行能有異輒用爲喜安
溪雖小足稱劇縣能於此中著聲亦自不易第以
台丈而爲安溪則真所謂牛鼎烹鷄非其任也人
情變態如風雲稍以形勢相君便自氣色可畏想
今時人性台丈及廻溪兄當不復爾風塵外人海

內有幾言念同心足用永懷不佞弟落莫隨人無一善況加以年來多病桑梓之念轉深不日當促歸裝則把臂亦自不遠安溪有山水之致固願寓目第以遊客而勤館人則似不便要以數千里歸來咫尺知已决不令對面參商也書不盡言伏惟崇炤不宣

荅徐宗師

某自元旦卽已卧病近遭曾老師之喪伏枕不能走視展轉悲吟者累日此諸敝同年所共知共諒

也又自去秋八九月間忽得非常之症幸而不死至今精氣俱耗頂髮盡脫每一開卷便覺頽然不自聊賴蓋大病之後神情未復其理宜爾尊稿之刪與序當以屬之能者甚非病軀所敢任也老師以明道淑人爲心其欲引某而納之聖賢之域不可謂非知某且愛某者但某賦性椎魯原無學問之實安敢謬附學問之名夫無學問之實而居學問之名是以僞事老師而以虛聲欺天下也卽此一念已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尚安論學且老師講

學數十年高足幾遍海內何須取足於許某一人而後言信而後道尊狂瞽之見如此幸在炤亮不宣

再答黃中丞

士君子有遺大而才見遭訕而行愈明者於明公一人見之某嘗從鄉中諸薦紳而得明公之爲人詢之山以東諸老而惟明公之政得其大者是其除殘剔蠹爲人興利令在官者無貪吏境無窮民豈特一方之翰乎蓋社稷之鎮也方將樹功台鼎

流輝史籍爲八閩川岳增色某辱在枌榆與有榮施多已當今獨斷自上廷臣唯唯受成策惟分符仗鉞專制一方者庶幾得行其志明公勉旃勿謂時之不易餘惟台炤不宣

別館中諸前輩

某無似於行輩中最爲駑下過承臺下睠注方力自湔拔以副雅懷而麋鹿之性難馴林泉之恐實深一離都門儀形日遠翹首清光可勝瞻企伏念某踈謬種種自道無繇所恃臺下覆庇而扶植之

使無大戾以爲清時羞則所造就於不肖者更厚不肖則何敢忘役還肅此布謝餘惟炤原無任惓惓之至謹啓

荅葛屺瞻

始弟在長安而老丈南歸益軒在閩今弟將歸閩中擬取途錢塘與老丈爲吳山西湖之會而老丈在留都益軒復留滯燕市中爲羈客人人生離合有數欲如曩時對榻劇譚白眼世上相視而笑可易得也風土作惡疾病惱人弟已孟浪光陰之日久

矣不朽大業端有望於吾黨白下佳麗有山水之致更無外事足可自力願言勉旃承諭云云其人雖屬枌榆素不相識弟之寡合丈所知也近時益軒事不過伏枕竊嘆而已其何能爲云云餘惟台炤不宣

荅楊衡畹

驅馬南來舊疾復作伏枕不敢窺戶外者彌月於茲是以不得修一香一帛之儀致奠于老年伯母太夫人靈下而貴翰遠至兼之大貺儼然先之弟

且感且愧何能致辭所恃寸肝相照諒我於形骸之外斯乃古人所稱莫逆之知耳蓋軒事相知者俱爲搯腕渠獨放浪西山山水間怡然得也在官而能官處困而能逸此其所以爲益軒與吾丈大器夙成兼以沉養讀禮之餘稍留神世故以需大用則不世之業也勉旃自愛節哀是宜餘惟炤亮

與林光碧

某自蠖伏海陬則已傾注高風之日久得締龍駒曷勝雀躍去歲辱貴翰適卧病床薦至今蓬垢不

敢問戶外事者一載於茲是以弗獲遣一介之使修尺素致慇懃於左右卽甚踈節豈宜至是然總非敢爲慢大度者自宜諒其無他三輔股肱近地俗稱饒愿易治要令吏法民懷旣富而教則有韓馮翊尹扶風之遺規在門下肯多讓乎卽君岳岳自是遠器幸加追琢以大其成病中不能多叙惟台炤不宣

又

縣歸不數日卽聞門下以拂衣至又以咫尺弗獲

一面殊用駭恨秋深稍能自健擬從一二知交南遊挹天柱夕陽之勝因過門下爲信宿之譚以慰鄙私第恐病未能也東山隱卧大是高致但吾輩遭遇聖朝公論久當自白卽欲丘壑是耽恐未便如願辱厚貺敬對使拜嘉餘惟台炤不一

又

某杜門至今病魔猶未盡脫去冬之臘匍匐來遷而諸親舊來往寒溫之節百不一備姻翁不以簡傲見罪而儼然手札存之重之以大貺非肺腑之愛何以及此某且感且愧無容致辭所恃高明稔知其鄙朴而諒其無他則某幸甚家大人統此祗候不旣

與徐老師

丘大行至奉讀大教期念諄切知老師不我遐棄雖數千里外無異左右感可知也病中得之踴躍更倍特恨殘魔未脫未能卽至左右領面命攄積懷耳忽接尹海蟾丈聞老師有三年之感又且不日抵家則又怵然望外殊自失也伏而思之曩者

言金三才集 卷四
不肖北上老師在越老師還朝不肖來閩今者不肖方勉強計就道而老師復自薊而南一彼一此如相規避有百年知遇之恩而不得一日聚會之樂良可歎已要以離合有數此懷終當有待則老師終有以命我矣海蟾丈行能卓然大是良吏閩越不遠亦微聞其聲政否炎蒸日上南天更酷千祈珍攝爲國自愛餘惟台炤不宣

與尹父母

三山去此咫尺耳而音問濶踈遂成燕越之隔及是命下爽然喜躍曠然病已其在同民則失一父母而得一良父母在弟某則失一兄弟而得一兄弟之白眉而秀出者俱可喜也茲者前旌至止萬靈翹跂弟某辱在愛下固宜祇候道左爲闔邑士庶先而爲病魔所苦跬步不能自達心甚恨之謹遣舍弟輩來代布區區統祈炤亮幸甚

與陳年丈

弟初以病告謂爲故事果然一病兩年骨立日甚大惧弗克負荷以此事君稱不欺已弟不知守身

事親謂何耳丈固愛我者亦憐其憔悴乎哉久聞南旋之音是用翹跂而病軀兼以僻處咫尺弗能自達心甚恨之人生離合有數脂車若在明歲之春庶幾或可一面否則當懸長安中榻相待耳輔吾丈畢力營一葬地乃爲惡成者所持進退維谷不知我丈能爲之地否海內同榜雖多如吾三人足稱一體老年伯母安否統此候問餘惟台炤不宣

荅王年丈

歸舟經淮泗遙聞政聲四浹嘖嘖爲同籍光家叔武成更沐大庇得幸無罪不肖弟私自慰藉多矣茲者久道化成報政在邇朝端方懸不次之擢以待老丈老丈宜自勉以需大用其武成辱在宇下惟終帡幪之使能有堅則不肖弟之戴德寧有旣也弟抱病三年近稍平復燕市相逢再叙情款餘惟炤亮不宣

荅許熙臺

久不奉手教惟從學師錦雲君得聞福履清泰上

詩經卷四
下相安以爲大幸使至備問起居爰及作用更自
慰藉深已抱病三載情緒缺然京中把臂尚當再
悉惟炤亮不旣

與李休寧

貴治吳文軒與舍親楊子俱以東封事註誤留滯
長安市中弟素從楊子遊因識其人慷慨壯往奇
士與爲深交渠去家久子幼近乃兄死子又幼渠
以註誤勢未得歸奸人乘而爲利家事翻覆殊甚
倘能扶植俾令勿墮則百世之德也夫以仁明父

母在上豈使下有苦而無告而以不佞弟之辱在
同籍亦豈有數千里馳書而不能爲其故人徼一
盼之惠以鳴其不平是以過不自揣妄瀆清芬千
惟留神

再荅洪父母

孟秋人去附尺一奉候想達矣爲敝邑之不足以
久淹從者當事者擬以南銓相待然曾是爲恩臺
重乎哉抑何來遲也不佞去書生還得一書生旣
做不得古人文章又做不得今人事業悠悠歲月

茫如拾汁反不若分符郡國遙借天子之寵靈猶足有所豎立丈夫得志行道須自宰割安用碌碌隨人近得知友書云諸族姓子弟好生事凌人動開怨府人言若茲當不盡無此不佞素所側目搯腕不平者柰何尤而效之屢有書譙讓未審能有瘳否不佞謬得一前爲世指目諸舊怨槩置不問曰以志吾過如之何其舊之未去而復以新者益之乎衆怒難犯誰受其不祥理不可告當有法在後果不悛如人所言願悉論如法毋有所貸非特以三尺衛民令小民有所憑依抑小懲大戒其所以保全我族姓子弟使勿陷於惡與所以保全不佞而完其令名爲德甚大豈不拜嘉不佞處此緩則厚毒急則傷恩惟有委之於官使執法者自爲懲治而有過者自爲創艾庶幾得策惟恩臺信而行之以必則不佞幸甚餘惟炤亮不宣

寄家書

散館後本擬請告今似未能也本院入場以科爲序今年前輩病起者多則新科未能多及不及尚

當再需則歸期未可卜也徼天之靈但使二人康寧安樂雖久去膝下可無離憂區區只爲祖塋一事未完時常展轉有如懷刃不知近來地理曾有下落否有下落便可舉事卽不觀美不妨宦而貧貧而葬不得厚苟無歉於此心亦何恤乎世眼葬而薄不猶愈於不葬乎夫爲貧故欲需厚葬日復一日以至於久雖非事親之理猶不失爲孝子之心若曰懸之以待風水是工於爲一身與子孫之計而忍於先祖父也以此爲心縱得吉地靈必不

妥天必不相天所不相地豈能祐吾祖喪暴露已四十年正如饑渴之極不擇甘美但得平穩地得以安死者魂魄得便歲時祭掃無誤大事雖少後福固所甘心矧禍福惟人所召原來不繫乎此而苟以此心見諒於祖考見知於天地鬼神則冥冥之中所爲陰相我以無疆之福者又未始不繫乎此亦何憚而不爲也今夫閭巷細人少知禮家尚能勤勞筋骨減損衣食鬻賣田廬以終大事吾父子幸荷先人之積累得有今日而此事尚闕是名

爲縉紳先生而反不若閭巷細人之知義吾前人
名爲有後而反不若閭巷細人之祖父蚤得受其
子孫一拳石一坯土之封使吾後世子孫所以爲
其祖父者而皆若此亦何若而積詩書以遺之擇
吉地以庇之也邇來海上漸有寇警倘有意外尤
不可言言念及此可爲寒心家中有文獻通考摘
要二本并祖遺集可因便寄來不悉

啓

請曾老師

伏以名世應五百載之昌期先逢知己皇家奠億
萬年之長計莫急樹人故伯樂空冀北之群而造
父閑以銜轡卞和剖荆南之璞而昆吾重以礪磨
俱由共濟以成能未有兼總而奏績自非造化在
握安能曲成不遺恭惟大師相曾老師閣下五緯
凝晶九苞煥采滙雲夢洞庭之秀擷杜蘅菌桂之
芳知性知天靜觀乎喜怒哀樂未發以前之氣象
言易言變直徹乎陰陽健順相生不已之機緘錦
雲遙應乎臚傳聖明簡在蓮燭近映乎禁草圖史

增輝知人能官人再擢棘院之秀先覺啓後覺重
造鱣堂之英採非葑豈遺下體化朽腐並效神奇
仰睇德星喜見連珠之入闕宏開丹府驚看群玉
之照人元氣貯崑崙揮灑巨靈之山水榮光攬河
洛錯綜五老之圖書豈直鏤月凌雲效刻骨雕虫
之小技將使通今學古收補天浴日之大猷東箭
貫犀鏃羽更資其深入西金耀虎淬磨尤利其發
矧某等共勗丹心言光青史遠答二祖八宗之培
養仰酬聖君賢相之登延方今梧井澄煙桂輪浴

露北辰開斗極玉衡運而列宿盤旋東觀敞蓬萊
紫氣臨而群真鳥奕黃姑佐勝斜垂萬里銀蟾素
姊多情推上一輪冰鏡謹啓三月某日列三旌之
筵秩陳九奏之清音魯酒樽開泛霞卮於三島燕
金臺迥來赤舄於重霄藉秦誓之休休妄希彥聖
挹姬公之儿儿潛抑吝驕自隗爲基鑄顏有地身
依東觀肅臨師保之嚴酒近南山齊祝君王之壽
下情無任懼忭激切之至

與徐匡嶽老師

恭惟老師門下道爲世儀言開聖籙明止修之絕
學溯孔曾之嫡傳某卽生隔千載尚勤私淑之恩
矧茲屬在門牆寧忘步趨之想惟是弱植渺修未
窺閫奧瞻前忽後徒歎高堅昔者從事雕虫旣薰
心功名之路今則陸沉金馬復濡首詞賦之場悠
悠歲月幾負此生每一齊心而讀問辨之錄迥如
悍卒叅禪坐馳千里卽欲修一札而覲下風茫如
亡子之謁所親輒捫心而自愧雖然生苟知學寧
能馳枳棘而舍康莊悟非昔賢終期由文章而見

性道所賴大匠妙隱括之能不棄枉木造化普生
成之德無遺朽株庶幾先知先覺之徒行必著而
習必察已百已千之後愚者明而柔者強則鄙生
幸甚斯道幸甚書不盡言百惟炤亮不宣

與李年丈

恭惟台丈命世真儒救時良牧文誇班馬而上治
在趙張以前暫試牛刃於專城終空驥群於皇路
不佞某幸叨梓誼實竊隣光聞之採風者僉曰借
寇詢之掄材者急欲徵黃千里風清遙送琴聲於

單父一天月白近瞻烏影於洛陽始信吾黨有人
誰云文字無用顧惟方今政幾竭澤民急望雲中
涓橫而豺狼當道上供濫而杼軸其空所願弘施
汪穢之恩勿靳隨車甘雨更展經綸之手呼還合
浦明珠臨楮不勝瞻注之至謹啓

與林光碧

恭惟姻翁臺下七閩間氣一代名英時逢履端日
迓新社暫寄東山之卧終應北闕之徵名以退而
益高今日之司馬也德雖潛而必見門下其猶龍
乎某自托肺腑實切羨牆雖勤御李之思未慰識
荆之願對瑤緘而踊躍奉瓊貺以周章謹勅數行
對使祇謝餘惟崇炤不宣

復林扶蒼暗定

恭承台命以令三公子約婚於不佞某之次女曰
潤者惟吾兩家以羈旅之交遂訂百年之盟茲固
氣求良亦天作道遠未獲躬齊洗告於宗公及二
尊人受其成命然以茲嘉典兼獲德門揆於神人
且宜愉志矧余小子敢不承受以迓厥祥是日也

旭陽當戶近分帝里之光淑氣盈庭遙祝蘭階之
祉開緘有喜臨楮倍忻謹復

許鍾斗文集卷四全

許鍾斗文集卷五

同安許 獬子遜甫著

秀水周應麇九真甫校

頌

萬壽無疆本支百世

上以文武並用享太平東征西討無思不服受天
之祐莫不戩穀二十九年之八月

萬壽節諸元老更進厥謀為 上祈天永命執玉

來賀者遍海內外國咸集闕下颺言曰

詩金三才集卷五
皇帝有大功德於天下三日者朝鮮有難且淪爲
倭議捐弗捐可以取弗取存亡繼絕德最厚先
則寧夏後則播州微上且爲虜爲戎爲徭教化
之外

上以德格天獲福其又可量屬 元子學成日就
遂正青宮餘各分封福瑞惠桂如制則又颺言
曰此之爲大順爲大慮雖千萬世其未央天下
用又邦用昌臣章句儒也不敢舍所學以事
上旣聽畢則又拜手稽首颺言於末曰臣也少

而學詩則以爲歌詠明聖揚盛美者莫辨乎詩
受天百祿萬壽無疆天保之所以荅君也而其
實必本於惠宗公懷百神神乃攸歆福乃攸同
故其詩曰吉蠲爲饍是用孝享禴祠蒸嘗于公
先王又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無
不爾或承陳錫哉周本支百世周公之所以述
文德也而其實必本於衆多之賢士爲之助故
其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
楨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今

上既超然渙發德音特舉曠典如綱斯張天下事
其何事不可為天下人其誰不引領而跂為望
安見古之所稱惠宗公懷百神親多士者不繼
見於今而今之所稱萬壽無疆本支百世者不
更隆於古也乎臣惟國家無能為役惟是業在
筆札則效在筆札敢以普天臣庶所歡呼忭舞
交口揄揚者盛為頌於今日而又以私心所願
望者預為頌於將來頌曰

於皇烈祖受命于天篤生明聖以撫八埏維

此

明聖大德光前翕受如地行健體乾誕享遐紀春
秋八千云過其曆于萬斯年於赫我

皇受天眷命篤生元良宗社之慶克明克類克孝
克敬温恭寬仁匪教絜性遂正儲貳以順天常
如海重潤如日重光濟濟藩服分茅四方各守
厥宇來享來王茲豈人謀曰由天只誰其將之
絲綸在耳無疆之休施于孫子惟宗及支咸膺
帝祉百世綿延于今伊始

疏河注海頌

聖人在上德格蒼穹雖有災沴終焉允功馮夷爲
孽塵我

宸衷咨爾臣庶疇作司空誰宣予力萬流其東爰
有帝臣在公夙夜戮力胼胝自冬徂夏東極滄
溟西抵太華萬艘順流大田旣稼

帝曰俞哉賴天之祉疏鑿旣成奠我疆理嗟我征
夫亦旣勞止來汝臣工誰勞予紀臣拜稽首天
矜下民事追堯烈篤生至仁拯彼昏墊平成再

新德厚如地澤流如川宜勒貞石於萬斯年續
我之績勿忘其先

贊

卷阿王多吉士贊

古之明王所稱無逸非盡無逸苟燕遊嬉笑流連
之中而不忘乎憂盛危明之警惓惓以奏多士佳
王國爲念則雖逸無逸雖逸不害卷阿之詩召康
公從成王遊卷阿之所爲作也於時所稱引畧不
及於宴酣歌舞弋獵馳騁之娛金鼓鐃吹笙匏絲

竹之聲旂旗羽旄之美獨繫心於國家天下曰惠宗公懷百神綱四方其所寤寐而必得者亦不在乎俳優侏儒奔走逢迎容悅之徒而獨屬意於憑翼孝德之士曰王多吉士媚於天子於此見盛世之君未嘗以逸樂忘天下忘賢才盛世之大臣亦未嘗以陪後乘分日月之末光為榮華而獨以興賢育才集眾廣忠為已責得士之力用能益篤前烈保世以滋大說者又謂周道方隆符瑞見鳳凰集召公感而作此詩蓋以多士比德於鳳云故其

詩曰鳳凰于飛亦集爰止又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夫鳳之為靈誠信矣昔之為遊觀之樂者即有奇花異草珍禽恠獸極天下之瑰瑋宏麗而苟不見鳳而聞其鳴不名為盛而是鳳也苟生不適時不名至治之國亦不名為靈然則當時明天子之能得士與多士之能擇主而效忠乘時而展采比隆唐虞而澤獨盛於千百世之下是皆可贊贊曰天祚明德群髦如雲後先疏附絕類離倫維彼文考壽考作人姬公吐握白屋是親初遊鄉校遂升

於庠樂正擢秀司徒貢良太平無象鳳凰非祥孰
如得士得士者昌萬鎰拱璧爲王圭璋千尋名木
爲國棟梁懿彼後王緬想前烈後車千乘羅陳俊
傑休容在御師濟在列好樂無荒罔淫於逸猗彼
多士川岳貢禎來自陬滋廊廟是登乘時展錯星
朗霞蒸克稱心膺亦曰股肱一人多助四國咸寧
鍾鼎是勒旂常是銘我非用贊論我同升旣稱傑
士匪文猶興矧茲昌會聿觀厥成勉哉自奮遙駕
周京

本朝從祀四先生理學贊

薛文清

河汾倡道復性爲功居敬窮理異流同濂著述雖
眇實踐則工絕學有繼皎日當空

陳白沙

曾點旨趣孟子工夫才誠合一號稱醇儒主靜爲
教詩章自娛跡疑佛老道則程朱

胡敬齋

餘干之學主敬爲先蚤年存省晚近自然謹獨功

詩經卷五
切防微意玄不淄者俗不愧者天

王文成

文駕韓蘇功軼郭李大德不官棄如泥滓良知闢
途至道伊始後有聖人百世可俟

墨贊六首

玉杵玄霜

長卿方病渴劉伶欲解醒神僊如何接藍橋漿正
清

鼎黃耳

雖則有足其行以耳薦其馨香多受帝祉

僊居樓閣

山河大地本虛空空空中何處安樓閣僊人樓閣杳
難尋遙見雲間雙白鶴

石室觀書

河洛事已遠圮橋跡亦虛誰人有玄契能解石中
書

異魚吐墨

取爾腹中墨寫爾腹中書但解相思意勿訝故人

踈

夢人遺墨

昔人夢得筆之子復得墨魑魅何處藏山川當失色

銘

綠硯銘

明星點點老松姿滑似凝脂園似壁萬丈文光映紫宸蛟龍守此年三百

此宋少帝所遺硯也出海二十餘年今始得之

噫嘻在彼為亡國之資在我為清真之玩好醜何常惟所用歟

銅雀硯銘

文人之珍上應東璧匪女則存雄圖安覓為問九錫功名何如荒臺瓦礫

賦

鷹化為鳩賦

惟彼皇穹之至仁今乃惡殺而好生曾嚴威之未幾今倏陽德之方亨氣氤氳以鬱勃今物芽茁而

向榮雖肖翹之無識兮隨陽和而變更相彼鷺鳥
今名曰鷓鴣擁赤日而直上兮凌浮雲而遠遊鷺
鴉鷓鴣遭之而脅息兮鵬鷓鴣鷓鴣遇之而悲愁司
寇依之而信法兮牧野之會惟師尚父效之而亮
周漢有都尉竊得乎此號兮漠不窮胡望之而膽
落矧敢越之而長驅噫此大造兮厭彼虜劉含生
方欣欣以蘇息兮爾胡獨轟轟搏擊而不休奚猛
不摧兮奚剛不柔變厥喙距兮爾又何求更爾名
曰鷓鴣兮與羣翼而爲儔侶鷺鷺鷓鴣而並處兮

遨鷓鴣鷓鴣而周流類三苗之叛逆遇大禹而投
戈爭以紛紛如虞芮兮至周郊而迴車梁父之巨
盜冠玃冠佩長劍兮釋其服而聽洙泗之絃歌懿
太空之爐冶兮何物不化胡不馴虎豹而麒麟改
枳棘而楠梓之柯蔓延窮奇不變而騂駟與綠耳
兮蓬蒿稊稗不化而嘉禾豈天地之殊用兮抑負
方之異宜羗動植之二本兮雖馮虛與蹠實其異
智動者虛者猶可變兮植者實者斷乎其不可移
啗彼衆生兮何差池皇敷化兮原何私向化有路

兮格心有時堯舜在上不蹙蹙以從善兮曾不如
飛鳥之無知

七月流火賦

大專布氣亭毒百昌爐錘萬有呼吸陰陽既出震
而齊巽乃見離而役坤胡歲月之幾何兮乃將來
者得令而成功者退藏時維孟秋少皞司晨祝融
退舍蓐收乃張其律夷則其音清商菊冉冉而將
秀兮露沾沾而欲白隼怒目而欲擊兮豺耽耽而
始揚壽星既見日馭漸移羗大火之昏見兮倏乃

隨斗指而西馳爾乃蟋蟀宵征寒蟬載鳴欣萬物
之將實見一葉而先知魏宮愴琉璃之筆漢殿張
雲錦之帷侯文順令而舉職郝隆曬腹而逶迤亦
有穿針七孔燃燈九微五龍命駕七夕裁詩侍玄
圃而分韻惜牛女之將岐斯時也涼風微動溽氣
爰收嘉賓何事於交扇宋玉甫賦乎悲秋叔夜輟
柳下之鍛子瞻泛赤壁之舟彼姬公之勤思兮乃
托諷於幽什念王業之不易兮欲有逸而思憂人
謂八百之過曆兮誰知七月之造周緬惟騷人狂

詩鏡集卷五
客之逸興今孰有如聖君賢相之綢繆

歌行

浴沂風雩歌

乾坤雖大指顧中一掬中分含太空胡爲憧憧自
勞苦往來眩亂轉飛蓬我有一物名天籟二十五
絃出化工化工有消復有息吾心無礙否泰通時
偕童冠乘春暮沐浴清泉遨薰風沂有泉兮清且
美風生舞雩如角徵振衣長嘯起清波下顧塵世
如泥滓浩歌一闕發幽芳悠然莫逆合太始太始

之世號先天寄跡鹿豕混魚鳶豈若吾在杏壇上
終日陶鑄聖人前人世功名信可羨遇合須待五
百年何如吾得此中樂行藏卷舒任自然自然之
樂樂無限笑傲千古美雲烟但得自然無物累便
是中和位育全

孟夏陪祀太廟倣顏延平郊祀歌

於赫皇祖受命于天受天之命誕撫八埏寬仁勇
智厥德罔愆崛起濠泗掃彼腥羶金陵定鼎樹本
乃堅次取僞漢爰及幽燕變夷爲夏再闢坤乾遂

言鍾書文集卷五
定禮樂以定太平澤覃萬類化格重玄施於孫子
精禋萬年

又

皇祖於昭賓于帝里昭臨萬方匪遠伊邇享祀苾
芬皇祖來止陟降飛揚孫子咸喜其祀維何大輅
玉几穆穆皇皇百辟卿士其德馨香升聞不已皇
祖居歆醉飽具起孝孫有顓報以繁祉報以繁祉
於今伊始

擬李太白深宮高樓入紫清
錦課

樓臺重疊絕雲烟下瞰半空見飛鳶更有神人居
樓上大享群帝奏鈞天鈞天一奏非人間上世龍
胡事杳然秦皇空望瀛洲島漢武何勞築甘泉自
古真僊惟堯舜鴻名日月億萬年但使萬年稱聖
主何必蓬萊學神僊真僊長存世何怙聖主恩光
照八埏假使真僊能度世漢武秦皇正乘乾秦皇
漢武留不住遺與君王致太平君王長享太平樂
功名還在軒轅前

詩

賦得銀蟾花正開涼夜 館課

澄空萬里絕浮埃中有異花霞外開誰道塵寰更有種祇因靈藥點成菱香清玉宇冰輪冷影合霓裳舞袖徊敢借巨靈真手段移來上苑和雲栽

和李白送賀秘監回 館課

羨君慷慨掛朝衣烏鳥江湖共息機已把金龜換酒去留將明月送舟歸洞庭躍浪浮青渚天竺晴雲繞翠微此去途中詩滿載何時寄却塞鴻飛

秋夜憶早朝 館課

柝靜城頭聽漏聲涼風颯颯入危旌鳳池魚醉露初重麟殿香浮月正清夢裡乍疑金鑰動覺來只見銀河明誰人借得回天力問夜如何朝未盈

二月十六日夜恭誦

皇上諭內閣 御札志喜 館課

汗渙雲邊雨露深螭頭月影向花陰門闕已盡蠲周典包篚何勞貢禹金北闕欣逢遺駿入南冠不繫纍臣心歡聲共效嵩呼舞斗酌遙從日下斟

初夏郊遊

忽聞郊外舊鶯聲
喚轉東風不限情
縱步始知天地濶
開罇更覺利名輕
花飛水面初成子
梅老枝頭慣調羹
誰道春芳收得盡
葵心今已吐紅英
長至朝天宮習儀

皇居縹緲迂繁禧
淑氣依稀下赤墀
嘉節還同周歲首
儒宗應陋漢威儀
珮環色冷侵朝雪
銀燭光融映曙曦
人道仙居北斗近
來朝借我作瑤卮

春閨晴思

茲辰自古號中和
聖世中和取數多
遠樹更濃烟

有色輕風不漾水
無波花酣欲學鶯
兒舞柳亂爭迎燕子
過人道上林春更好
誰知淑景近如何

雨後與宋忠過日者

館課

閑來結駟禁城東
曉望晴雲映遠空
弱柳斜飛猶帶濕
輕烟不漾迂微風
陰陽要眇目前近
身世無窮造化通
却訝赤松遊已遠
何如此地覓仙翁

清和微雨

閣試

微風吹雨動淪漪
春去還如春在時
巧透化工三五點
新添生意萬千枝
冷將玉露零仙掌
細和爐

詩鑑三六集 卷五
烟出禁帷折柳初驚衣袖濕雲間彷彿見朝曦

送邵太史使東藩

四明才子舊群空濡轡馳驅濟漯東桐葉於今承
湛露馬蹄尚覺帶春風書緡古壁窺恭宅樂奏雅
音近獻宮此去寄聲吳季子謾誇上國姓名通

被召恭謁

仁德門 館課

白雲山色久棲遲忽逐絲綸到赤墀霞映金城天
語近漏催玉闕伏陰移佳時十事從來道悟主單
言遇自奇咫尺龍顏猶翹想丹心遠托日邊葵

送夏都諫冊封琉球詩

絳節平明出上台使車暮宿越王臺魚龍夾纜雲
端靜琬琰盈函日下開鬪鏤光分麟服寵蟠桃欲
傷鳳池栽遙知帝德真天廣應有望風回面來

聞清江口通志喜 閣試

滔滔河水正流澌一派原分太液池日映南隄窺
禹跡雲籠北闕屬堯咨桃花浪裏遊絲靜瓠子宮
前弱柳遲地接岱宗鄒澤近莫誇紀績有秦碑

龍起泰山寄訊五大夫松 閣試

翠色蒼顏別洞天昂藏千載傲雲烟榮華已拜山中
詔寥落不隨海上仙黃石當年曾作伴赤松並
世問誰賢祖龍遺烈今存否神物莫驚五老眠

送張太史使中州

楊柳翩翩御使車此行何必問居諸長卿本是上
林客暫向梁園訪子虛

送盛太史使秦藩

春來楊柳正開花華鄂樓前花更葩臨別不須歌
四牡秦雲白處是君家

五月榴花

二首閣試

一枝高出漢宮牆色賽牡丹獻艷陽更喜玉階方
寸近朱顏帶却御爐香

又

此日湘潭唱棹陰紅英照水色深深若非神女春
風面疑是靈均報國心

題曾封君冊葉

翩翩白髮照黃流楚楚軒裳恣遨遊却憶平生無
限恨當年獻策不曾收

因風想玉珂

閣試

退食從容後銀河靜夜清
爐烟潛入幄漏箭暗傳聲
佩玉人何處隔簾月自明
千條封事裏不寫此中情

題瀛州亭

二首

誰將海外島駕一禁城
東日月開窓牖雲霞映遠空
西山朝氣近北海暮烟通
疑有靈鼉力非關土木功

又

崢嶸仙島上濟濟盡名英
桃李環堦擁琳瑯遶檻明
吹笙王子晉射覆東方生
攜手同登眺覺來宇宙清

遊碧雲寺

微雨垂楊道清風渡石梁
泉清龍吐氣栢翠鳥爭涼
古洞盤雲伏名花和露芳
可憐千面佛只爲一爐香

遊香山寺

層巒遊不盡拍手上香山
舉白浮天色來青識聖

顏披雲亭渺渺漱石水潺潺日暮烟嵐合相看意未還

夏伏雨涼 二首

炎蒸方日上好雨四郊清鳥入雲間語風從腋下生西湖蓮有色北闕漏無聲五斗休呼酒微涼正解醒

又

翔雲驅暑色竹影倍陰森似有秋聲至渾忘溽暑清亂山迷野鶴流水動鳴琴乘興凭欄嘯誰知夜

已深

遊清源洞

忽然到絕頂疑是飛來身隔海常為客舉盃有故人千年仙骨朽古壁舊詩塵維有清風在一時一度新

漫和清源一律

久懷登望趣此度更難忘不見山花笑只畱蒲徑香披襟印海色停酌迎風光自是超凡路何須問瀛蓬

送南太史使秦藩

綸宣迎夏日轡沃榴花天雨灑南陵道車驅秦時
烟桐圭通漢節兔苑屬秦川四牡曾歌否遭逢異
昔賢

代芍藥喜牡丹盛開牡丹期芍藥早發各一

首

亭前元異品令節倍陰森色醉楊妃子聲催李翰
林春風欣識面旭日好拋心得意君休語情歡我
解吟

翩翩紅葢客結我作芳隣共挹銀河露誰專上苑
春翻堦應有意和鼎獨超倫待子酣朝酒奪將帶
笑人

題畢封君冊葉

解組歸來久藤蘿歲月新驚看車馬到乃是過庭
人

暮春郊遊

蘭亭體四言五言各一首閣試

今日何日維暮之春既有良侶亦有芳辰川流如
舊草木其新曲終永嘆念彼昔人

縱步郊原外極目舊山川野曠鶯聲近泉清石髮
鮮林裏見山足雲外有人烟何須問久視此中是
神仙

觀播州山川圖

七言古

千里輿圖實超然陰翳要荒八百年峰絕懸車常
帶雨水長妖氛墜飛鳶犬吠雲中因駭日豈知洞
外有青天圍吏告言此疆土向隸職方漢唐前元
戎千乘恢禹服旗旒央央雲漢邊央央旗旒非務
武拯彼群黎出腥膻昔爲椎髻今冠帶南東其畝

我土田林菁蒙密無浮竹潭心日暖絕蛟涎始知
皇仁同天地範圍夷夏溥八埏更得長材施雨露
萬年西鄙吐蕃宣

天街觀

皇太子親迎

五言古閣試

昔聞有涓梁文謨乃其昌天篤我家祐今茲繼厥
祥我家得淑女令德如圭璋思齊堪比美桃夭未
爲良當此結禰夕鶴馭來鏘鏘誰爲盈門者天孫
獻七襄都民咸拭目高岡有鳳凰又如黃道側月

配日為光維此日與月行當照四方天顏宜有喜
更進萬年觴

冊立分封禮成獻

壽詩

五言十二句閣試

曆頒陽復近霧捲昊穹清日月重輪照山河一帶
明星分少海潤露湛秋桐輕不借商山老寧湏鄴
下英弼丞周太保侍從漢長卿欲問千年酌遙看
北斗橫

讀雲漢詩

五言十二句閣試

極目郊原內遊神簡牘前穹窿原不遠感格豈徒

然旱魃方為孽商書頌有年牲圭皆縟禮德政速
回天震恐猶無益勤修乃罔愆人歌雲漢什我愛
桑林篇

恭遇萬壽節誦天保詩至末章首二句喜而

有述

五言律十二句館課

神符姜水授運際泰階平赤電堂空遶彤雲夾殿
生曦催千谷曙月映萬川清欲展陽鳥翼微開桂
樹英光天同廣大出地漸高明聖壽真天保登歌
蒼鹿鳴

題霖雨舟楫圖

五言律十二句閣試

聖主旁求世良臣入夢年彼蒼如有意版築豈無
賢遇旱涸霖雨有舟利涉川宸衷資啓沃國事屬
藩宣萬古中興業一時說命篇勤思嗣此畫踵跡
有商前

皇太子初出文華門受百官箋賀恭紀

五言排律

館課

旭陽初出地瑞氣藹鈞天海挹銀河潤星輝紫極
前重輪欣若月五色信非烟曠典空千古歡聲徹

八埏東方新得震南面擬承乾不借商山老寧涸
鄴下賢驚看龍虎狀聳聽瓊瑤篇敢獻嵩呼酌齊
陳北斗邊

有懷

有懷留不住冒雨叩禪關芳徑無人掃閑吟自往
還

為客

為客還送客客歸客亦歸歸時回首望海上數鴻
飛

許鍾斗文集卷五全

跋

先生經義行世識者推尊先生為

明興一人士子誦習而遵守之若功令余

不肖亦在傳習之列自謂秦歌郢曲應難

和也至所為古文詞曾未一見今年春吾

友周九真洪嘉名購是集而余得讀之乃

知先生根本六經淵源鄒魯濑子史百家
之芳潤而發抒爲仁義道德之言冲夷玄
澹出沒神奇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者也余不知文安敢妄擬先生之文爲古
今何名家知其足以不朽而已矣先生而
天假之年所謂第一等人品第一等事業

與第一等文章吾知其非虛言也先生往
矣乃斯文在天下定有知先生爲不朽者
先生原本枕中遺藁也魚魯之誤達達而
是讎校之功殆有關焉是用參訂摹刻之
以廣其傳吾友九真嘉名兩君之盛舉也
儻亦先生之功臣乎

萬曆壬子歲夏六月秀水周宇春跋

